

## 火 炮

□俞亚素

周日，玉秀带八岁的女儿馨馨去二舅家喝表妹的喜酒。

小女孩总是对新娘子特别感兴趣。这不，一到二舅家，馨馨就撇开妈妈，直奔新娘子的闺房。玉秀怕女儿调皮捣乱，制造出什么麻烦来，赶紧跟随其后。

新娘子的闺房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香味，非常好闻。馨馨好奇地问妈妈：“这是什么香呀？”玉秀告诉她，这是绒香。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喏，这是火炮，里面烧着绒香，香味就是从这儿飘出来的。”玉秀指了指房间角落里的那只金黄锃亮的火炮。

“妈妈，新娘子为什么要烧绒香呀？”馨馨正处于求知欲旺盛的年纪，很多事非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可。“嗯……绒香会使新郎和新娘以后的生活甜甜蜜蜜和和美。”玉秀一时也不知道原因，只得胡诌了一个理由以满足馨馨的好奇心。

“哦，是这样……”馨馨好像若有所思，“妈妈，那你和爸爸结婚时有没有烧过绒香？”

“那当然，每个人结婚都会烧绒香的。”玉秀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。

吃午饭时，玉秀忙于和亲戚们闲聊，也没时间去顾及女儿，只知道她扒了几口菜后说出去要和小朋友玩。一会儿女儿又满头大汗地回来了，浑身还带着淡淡的绒香，说是去新娘子的闺房玩了。见女儿没有什么撞伤磕破的，玉秀也就任其自由玩耍。

午饭后，女客人们一窝蜂地拥到新娘子的闺房看新娘子吃上轿饭，一边还有摄影师拍摄，场面热闹又忙乱。正在这时候，突然有个伴娘一声惊呼：“啊呀，火炮去哪儿了？火炮不见了！”

新娘子的母亲——玉秀的二舅母立刻变了脸色，急急拉住那个伴娘问：“不是让你保管火炮的吗？怎么会不见的呢？你放在哪儿呀？”

“我明明放在那个角落里的，后来一直没有去动过。”伴娘急得都快哭了。

在人群中的玉秀也忍不住瞧了瞧那个角落，她记得上午还指给馨馨看过呢。咦，馨馨呢？玉秀在人群中寻找，竟然看不见馨馨。这孩子，新娘子都快要出发了，怎么也不来观看？

玉秀走出二舅家大声呼叫馨馨。



“哎！妈妈，我来了！”突然馨馨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，同时一股浓郁的绒香味也直钻玉秀的鼻孔，玉秀的心顿时咯噔了一下。

“馨馨，你是不是拿走了火炮？”玉秀焦急地问女儿。

“没有呀，妈妈。”馨馨歪着小脑袋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。但是，玉秀却发现女儿的眼珠子在乱转。

“馨馨，你知道吗，火炮不见了，新娘子阿姨快哭了，二舅婆也快哭了。妈妈也替她们急死了。”玉秀耐心地引导着女儿，希望孩子能主动承认错误。她了解馨馨，她是一个乖女孩。

果然，馨馨转身就跑：“妈妈，我马上去拿来。”玉秀也立刻跟上。

原来馨馨把火炮藏了起来。玉秀赶紧把火炮交给二舅母，并连声道歉。二舅母反过来安慰她说：“孩子闹着玩的，你可不要去责骂她。”

玉秀倒也没想过要去怎样地批评馨馨，不是因为溺爱女儿，而是她知道孩子做事总是有她的理由。

回到家，玉秀把孩子搂在怀里，柔声问她为什么要拿走火炮。馨馨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，再抬起头时竟然眼圈红了：“妈妈，我本来想把火炮拿回家的，想把我们家烧得香香的，这样，你和爸爸就一定又会甜甜蜜蜜和和美美的了……妈妈，你去买一个火炮好不好？”

听到这儿，玉秀呆住了。这几年，她和馨馨爸爸的感情渐行渐远，懒得吵架懒得说话……总以为女儿还小，啥都不懂，没想到小小的心灵居然承受了这样的煎熬。玉秀的心好疼好疼。

紧紧地搂住馨馨，玉秀决定和老公好好谈一谈。

## 五把扫帚

□郭永明

茂婶去了趟女儿家，住过一个礼拜，回来时捎回五把芒草扫帚。茂婶把扫帚搁在墙角，心想，自己有一把就够用，剩下的不用也是发霉烂掉，不如送人。

茂婶拿着扫帚敲开久久婆婆的门。久久婆婆是她的邻居，七十多岁，和和气气的一个人。这几天她不在家时，几只老母鸡托付给了久久婆婆照顾。久久婆婆欣喜地说：“呵！这么快就归来了，亲闺女家也不多住几日？”“住外面不习惯啊。”茂婶说，“我带回来几把扫帚，给你一把。”久久婆婆嘟起没牙的嘴说：“还惦记着我这老太婆呀，我那把扫帚还没用坏呢！”茂婶嗔怪说：“不就是一把扫帚么，给你就拿着！”“好，好！”久久婆婆笑眯眯地说。

茂婶还送了黄萍和五香各一把。她去女儿家时，两畦菜地是请黄萍给浇的。茂婶和黄萍的菜地打隔壁。那天在菜地，茂婶说：“萍儿，我要出去几天，这菜地就交给你，别让干枯坏了。”黄萍说：“看婶婶您说的，

包在我身上，保证比您浇得透。”五香呢，也曾帮过她的忙。那年，茂婶额头上不知怎么长了一个硬包，奇痒难耐，在城里看了几回也不见好。五香说她有一个舅舅能治这病。五香带茂婶去找了她舅舅，敷过几回药之后，额头上的硬包竟奇迹般慢慢地消除了。

已经送出去三把，还剩两把，自己留一把，另外一把送给谁呢？茂婶寻思了一会，突然懊恼得直拍额头，老糊涂了，真是老糊涂了，谁都可以不送，怎么少得了她的呢？幸好没有忘记，不然要翻天。茂婶提着扫帚迈进小儿子家，见儿媳正一边嗑瓜子一边瞅着电视。茂婶说：“这把扫帚给你。”儿媳没正眼瞧茂婶，只是应了声“哦”。茂婶将扫帚往墙边一搁，抬脚出了门。

这天，茂婶第一次用新扫帚扫地，扫着扫着，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妥，心里惶惶的。坐下来想了半天，终于想起来，哦，是庆香嫂。大概是前年吧，庆香嫂送过她一把竹扫帚，现在自己一下带回来五把扫帚，不回送人家一把说不过去啊。想到这，茂婶赶紧收起扫帚，把灰掸干净，向庆香嫂家里走去。庆香嫂接过扫帚，话里有话地说：“不用这么客气，我又不缺扫帚，你留着做人情吧。”“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。”茂婶讪讪地说，“我还有，还有呢。”

五把扫帚都送人了，茂婶仍旧用原先那把几近光秃的扫帚扫地。虽然不太好使，但心里觉得很坦然，做人嘛，就是这样，先人后己，知恩图报，总不能让人说闲话吧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德顺女人过来串门。德顺女人说：“闺女在婆家现在过得好吧。”茂婶说：“托您的福，蛮好的。”“哦，”不料德顺女人话锋一转，“那年你生养她可吃了不少苦头呀，总是不出奶，娃儿饿得那样子，好可怜哦。”茂婶顺着她的话说：“是啊，还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弄那药引子，还不晓得……”茂婶突然停下了，她觉得德顺女人不明不白地提起这事，肯定话中有话，莫非是扫帚……德顺女人拉了拉嘴角说：“你还记得这事啊，都过去几十年了，早该忘了！”“哪那能呢？”茂婶陪着笑说。两人又扯没几句不咸不淡的话，德顺女人说还有事，就匆匆地走了。

茂婶怔怔地想，看来明天得赶趟早集，买一把扫帚。



投稿信箱：ljz@cnhb.com.cn 插图：严勇杰

永鸣益吞世界

## 益往直前

58

十年后重返伊拉克，我像是弥补了某种遗憾，也像是履行了某个诺言，对于这片土地的留恋与关注，也使得我在这次重返中，努力去发现和体会一些新鲜的变化。

客观地讲，今天的伊拉克，比十年前还是有所进步。2003年以前，伊拉克一直处于联合国制裁中，很多商品都无法进入，物资极度匮乏。现在大街上商铺多了，物品丰富了，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琳琅满目。

但令人遗憾的是，无论在商场还是菜市场，几乎都看不到伊拉克本地的产品。无论是工业品、农产品，还是日用百货，首先是中国制造，其次是周边的土耳其、叙利亚，以及欧洲、美国的各种商品。翻译阿里说到这个话题时特别沉重，“你看，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被完全征服了，所有原来的东西都荡然无存。”

伊拉克地处两河流域，以前农业发展很不错。现在全部停滞了，大片的耕地被征为军事基地，农民逃离了土地。连伊拉克曾经赫赫有名的两大特产——椰

枣和石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

椰枣对于伊拉克老百姓来说，就像我们中国的瓜子和花生一样普遍。家里招待客人，摆一盘椰枣那是必须的。但如今伊拉克的椰枣生产量急剧下降，居然需要从科威特、阿联酋、卡塔尔等国家进口。

至于石油，就更不用说了。虽然战后伊拉克的经济在恢复，石油产量也很高。但是石油出口赚来的钱，却不能用来更新设备扩大再生产。伊拉克政府首先要想着发公务员的工资，修隔离墙和防爆墙，买军火，用于反恐。

大量的钱无法用于石油开发，伊拉克自身也没有技术，没有工人，伊拉克政府干脆搞国际招标，把油田都分包给外国公司开发，把我们的中石油、英国的BP等公司连人带钱带设备请到伊拉克。即便如此，对伊拉克政府来说，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，一桶桶石油换来的钱，缓解不了伊拉克现在恶性循环的趋势。

如今伊拉克老百姓挣的钱，比十年前多了。以前一个公务员，一个月挣十到二十美元，如今月薪高达三千美元。但阿布告诉我，虽然看起来老百姓挣的是多了，但实际生活过得不如以前。以前十美元二十美元能买很多东西，而且米面油茶这些东西，都是政府配给，可以直接拿票去领；看病则只需要带一个就诊本，抓药问诊一分钱都不用花；孩子上学也是政府全

包；房子或是国家分配，或是便宜买卖。但现在所有的东西全都要钱，而且物价飞涨得很离谱。

所以，今天的伊拉克，虽然物品丰富了，城市面貌有所改观，收入上升了，但是老百姓的幸福感却不如以前。或者说，战后的伊拉克人根本谈不上幸福感，只能说有没有安全感。若把我们央视著名的街头采访“你幸福吗？”搬到伊拉克，只怕记者会遭受一顿暴打：“谁让你问我们幸福吗，你应该问我们安全有保障吗？找到工作了吗？孩子上学了吗？”

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。除了生存状态的变化，更令我痛心的，是伊拉克人在精神层面的变化。

我们回访伊战十年，希望找到一个美军进攻巴格达后，推倒天堂广场上萨达姆铜像的见证者进行采访。美联社同行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人，他曾出现在记录那一历史时刻的著名新闻图片中，如今就住在天堂广场旁一条小胡同里面。

此人当年是天堂广场附近一个停车场的看门人，他在那一幕发生时，也在现场围观，进而变成了一个参与者，跟着美军一起推倒萨达姆铜像，被记者拍摄下来，成为一个认知度很高的重大事件亲历者，后来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丽芬